南史/卷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四 ◄

南史
卷二十五

► 卷二十六

列傳第十五

王懿

仲德少沈審有意略，事母甚謹，學通陰陽，精解聲律。苻氏之敗，仲德年十七。及兄叡同起義兵，與慕容垂戰敗，仲德被重創走，與家屬相失。路經大澤，困未能去，臥林中。有一小兒青衣，年可七八歲，騎牛行，見仲德驚曰：「漢已食未？「仲德言饑，小兒去，須臾復來，得飯與之。食畢欲行，而暴雨莫知津徑，有一白狼至前，仰天而號，號訖銜仲德衣，因度水，仲德隨後得濟，與叡相及。度河至滑台，復為翟遼所留，使為將帥。積年仲德欲南歸，乃棄遼奔泰山。遼追騎急，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，乘火行百許裏以免。晉太元末，徙居彭城。兄弟名犯晉宣、元二帝諱，故皆以字行。叡字元德。

北土重同姓，並謂之骨肉，有遠來相投者，莫不竭力營贍。若有一人不至者，以為不義，不為鄉邑所容。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，是太原人，乃遠來歸愉。愉接遇甚薄，因至姑孰投桓玄。值玄篡，見輔國將軍張暢，言及世事。仲德曰：「自古革命誠非一族，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。」元德果勁有計略，宋武帝甚知之，告以義舉，使於都下襲玄。仲德聞其謀，謂元德曰：「天下事不可不密，且兵亦不貴遲巧。玄情無遠慮，好冒夜出入，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。」事泄，元德為玄誅，仲德竄走。會義軍克建鄴，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，帝于馬上抱方回，與仲德相對號慟。追贈元德給事中，封安復縣侯，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。

武帝伐廣固，仲德為前驅，戰輒破之，大小二十餘戰。盧循寇逼，眾議並欲遷都，仲德正色曰：「今天子當陽南面，明公命世作輔，新建大功，威震六合。祆寇豕突，恃我遠征，既聞凱入，將自奔散。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，匹夫號令，何以威物？此謀若立，請從此辭。」帝悅。及武帝與循戰于左裏，仲德功冠諸將，封新淦縣侯。義熙十二年北伐，進仲德征虜將軍，加冀州刺史，督前鋒諸軍事。冠軍將軍檀道濟、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，甯朔將軍劉遵考、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，甯朔將軍朱超石、胡藩向半城，咸受統于仲德。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、甯遠將軍竺靈秀、嚴綱等開鉅野入河，乃總眾軍進據潼關。長安平，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。

武帝欲遷都洛陽，眾議咸以為宜。仲德曰：「非常之事人所駭，今暴師經載，士有歸心，故當以建鄴為王基。遷都宜候文軌大同。」帝深納之。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。武帝受命，累遷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元嘉中，到彥之北侵，仲德同行。魏棄河南，司、兗三州平定，三軍咸喜，而仲德有憂色，曰：「諸賢不諳北土情偽，必墮其計。」諸軍進屯靈昌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，虎牢、洛陽並不守。彥之聞二城並沒，欲焚舟步走。仲德曰：「洛陽既敗，虎牢無以自立，理數必然也。今賊去我猶自千里，滑台尚有強兵。若便舍舟，士卒必散。且當入濟至馬耳穀口，更詳所宜。」乃回軍沿濟南曆城步上，焚舟棄甲，還至彭城。仲德坐免官。尋與檀道濟救滑台，糧盡乃歸。自是復失河南。

九年，又為徐州刺史。仲德三臨徐州，威德著于彭城。立佛寺，作白狼、童子像于塔中，以在河北所遇也。進號鎮北大將軍。十五年卒，謚曰桓侯。亦于廟立白狼、童子壇，每祭必祠之。子正循嗣，為家僮所殺。

仲德兄孫文和，景和中，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。昶于彭城奔魏，部曲皆散，文和獨送至界上。昶謂曰：「諸人皆去，卿有老母，何獨不去？」文和乃去。升明中，為巴陵內史。沈攸之事起，文和斬其使，馳白齊武帝。及齊永明年中，曆青、冀、兗、益四州刺史。

到彥之

到彥之字道豫，彭城武原人，楚大夫屈到後也。宋武帝討孫恩，以鄉里樂從，每有戰功。

義旗將起，彥之家在廣陵，臨川武烈王道規克桓弘，彥之時近行，聞事捷馳歸，而道規已南度江，倉卒晚方獲濟。及至京口，武帝已向建鄴，孟昶居守，留之。及見武帝被責，不自陳，昶又不申理，故不加官。

義熙元年，補鎮軍行參軍。六年，盧循逼都，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，與循党荀林戰敗，免官。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，為太尉中兵參軍。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，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，尋遷司馬、南郡太守。又從文帝西鎮，除使持節、南蠻校尉。武帝受命，進爵為侯。

彥之佐守荊楚，垂二十載，威信為士庶所懷。及文帝入奉大統，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，懼，欲使彥之領兵前驅。彥之曰：「了彼不貳，便應朝服順流；若使有虞，此師既不足恃，更開嫌隙之端，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。」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，乃遣彥之權鎮襄陽。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，上不許，徵為中領軍，委以戎政。彥之自襄陽下，謝晦已至鎮，慮彥之不過己，彥之至楊口，步往江陵，深布誠款，晦亦厚自結納。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，晦由此大安。

元嘉三年討晦，進彥之鎮軍，于彭城洲戰不利，咸欲退還夏口，彥之不回。會檀道濟至，晦乃敗走。江陵平，因監荊州州府事，改封建昌縣公。其秋，遷南豫州刺史、監六州諸軍事，鎮曆陽。

上於彥之恩厚，將加開府，欲先令立功。七年，遣彥之制督王仲德、竺靈秀、尹沖、段宏、趙伯符、竺靈真、庾悅之、朱修之等北侵，自淮入泗。泗水滲，日裁行十里。自四月至七月，始至東平須昌縣。魏滑台、虎牢、洛陽守兵並走。彥之留朱修之守滑台，尹沖守虎牢，杜驥守金墉。十月，魏軍向金墉城，次至虎牢，杜驥奔走，尹沖眾潰而死。魏軍仍進滑台。時河冰將合，糧食又罄，彥之先有目疾，至是大動，將士疾疫，乃回軍，焚舟步至彭城。初遣彥之，資實甚盛，及還，凡百蕩盡，府藏為空。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台，收彥之下獄，免官。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。明年夏，起為護軍。九年，復封邑，固辭。明年卒，乃復先戶邑，謚曰忠公。孝建三年，詔彥之與王華、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。

長子 元度

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。

少子 仲度

少子仲度嗣，位驃騎從事中郎。兄弟並有才用，皆早卒。仲度子撝。

仲度子 撝

撝字茂謙。襲爵建昌公。宋明帝立，欲收物情，以撝功臣之後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為太子洗馬。

撝資藉豪富，厚自奉養，供一身一月十萬。宅宇山池，伎妾姿藝，皆窮上品。才調流贍，善納交遊。愛伎陳玉珠，明帝遣求不與，逼奪之，撝頗怨，帝令有司誣奏，將殺之。撝入獄，數宿須鬢皆白，免死，系尚方。奪封與弟賁，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。明帝崩，弟賁讓封還撝，朝議許之。

弟遁，元徽中為南海太守，在廣州。升明元年，沈攸之反，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，遁猶豫見殺。遁家人在都，從野夜歸，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，須臾而滅，明日而遁死問至。撝懼，詣齊高帝謝，即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。建元初，國除。

武帝即位，累遷司徒左長史。宋時，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，渴倦，撝得早青瓜，與上對剖食之。上又數遊撝家，懷其舊德，至是一歲三遷。永明元年，為御史中丞。車駕幸丹陽郡，宴飲，撝恃舊，酒後狎侮同列，謂庾杲之曰：「蠢爾蠻荊，其俗鄙。」復謂虞悰曰：「斷髮文身，其風陋。」王晏既貴，雅步從容，又問曰：「王散騎復何故爾。」晏先為國常侍，轉員外散騎郎，此二職清華所不為，故以此嘲之。王敬則執槑查，以刀子削之，又曰：「此非元徽頭，何事自契之。」為左丞庾杲之所糾，以贖論。再遷左衛將軍。隨王子隆帶彭城郡，撝問訊不修部下敬，為有司舉，免官。後為五兵尚書，廬陵王中軍長史，卒。子沆嗣。

撝子 沆

沆字茂瀣，幼聰敏，五歲時，父撝于屏風抄古詩，沆請教讀一遍，便能諷誦。及長，善屬文，工篆隸，美風神，容止可悅。

梁天監初，為征虜主簿。東宮建，以為太子洗馬。時文德殿置學士省，召高才碩學待詔，沆通籍焉。武帝宴華光殿，命群臣賦詩，獨詔沆為二百字，三刻便成。沆於坐立奏，其文甚美。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。

三年，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，以沆為殿中曹侍郎。此曹以文才選，沆從父兄泝、洽並有才名，時相代為之，見榮當世。遷太子中舍人。

沆為人謙敬，口不論人短。任昉、範雲皆與善。後卒于北中郎諮議參軍。所著詩賦百餘篇。

沆從父兄 泝

泝字茂灌，撝弟子也。父坦，齊中書郎。泝少孤貧，與兄沼弟洽俱知名，起家王國左常侍。樂安任昉大相賞好，恒提攜泝、洽二人，廣為聲價。所生母魏本寒家，悉越中之資，為二兒推奉昉。

梁天監初，昉出守義興，要泝、洽之郡，為山澤之遊。昉還為御史中丞，後進皆宗之。時有彭城劉孝綽、劉苞、劉孺，吳郡陸倕、張率，陳郡殷芸，沛國劉顯及泝、洽，車軌日至，號曰蘭台聚。陸倕贈昉詩云：「和風雜美氣，下有真人游，壯矣荀文若，賢哉陳太丘。今則蘭台聚，方古信為儔。任君本達識，張子復清修，既有絕塵到，復見黃中劉。」時謂昉為任君，比漢之三君，到則泝兄弟也。除尚書殿中郎。後為建安太守，昉以詩贈之，求二衫段云：「鐵錢兩當一，百代易名實，為惠當及時，無待涼秋日。」泝答云：「餘衣本百結，閩中徒八蠶，假令金如粟，詎使廉夫貪。」還為太子中舍人。

泝長八尺，眉目如點，白皙美須髯，舉動風華，善於應答。上用為通事舍人，中書郎，兼吏部，太子中庶子。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，以泝為輕車長史，行府郡事。武帝敕繹曰：「到泝非直為汝行事，足為汝師。」泝嘗夢武帝遍見諸子，至湘東而脫帽與之，於是密敬事焉。遭母憂，居喪盡禮。所處廬開方四尺，毀瘠過人。服闋，猶蔬食布衣者累載。

曆御史中丞，都官、左戶二尚書，掌吏部尚書。時何敬容以令參選，事有不允，泝輒相執。敬容謂人曰：「到泝尚有餘臭，遂學作貴人。」敬容日方貴寵，人皆下之，泝忤之如初。泝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，故世以為譏云。後省門鴟尾被震，泝左遷光祿大夫。所蒞以清白自修，性又率儉，不好聲色，虛室單床，傍無姬侍。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

穿補，傳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

後為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國子祭酒。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，請置正言助教二人，學生二十人。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。

泚特被武帝賞接，每與對棋，從夕達旦。或復失寢，加以低睡，帝詩嘲之曰：「狀若喪家狗，又似懸風槌。」當時以為笑樂。泚第居近淮水，齋前山池有奇礓石，長一丈六尺，帝戲與賭之，並禮記一部，泚並輸焉。未進，帝謂朱異曰：「卿謂到泚所輸可以送未？」斂板對曰：「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禮。」帝大笑，其見親愛如此。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。移石之日，都下傾城縱觀，所謂到公石也。泚弈棋入第六品，常與朱異、韋黯於御坐校棋比勢，復局不差一道。後因疾失明，詔以金紫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就第養疾。泚少有美名，遂不為僕射，人為之恨，泚澹如也。

家門雍睦，兄弟特相友愛，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，洽卒後，便舍為寺。蔣山有延賢寺，泚家世所立。泚得祿俸，皆充二寺。因斷腥膻，終身蔬食。別營小室，朝夕從僧徒禮誦。武帝每月三致淨饌，恩禮甚篤。性不好交遊，唯與朱異、劉之遴、張綰同志友密。及臥疾，門可羅雀，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，置酒極歡而去。

乙太清二年卒，臨終托張、劉勒子孫薄葬之禮。曰：「氣絕便斂，斂以法服，先有塚窴，斂竟便葬，不須擇日。凶事必存約儉，孫侄不得違言。」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，及卒，顏色如恒，手屈二指，即佛道所雲得果也。時朝廷多事，遂無贈諡。有集二十卷行于時。子鏡。

泚子 鏡

鏡字圓照，初在孕，其母夢懷鏡，及生，因以名焉。鏡五歲便口授為詩，婉有辭況。位太子舍人，作七悟文甚美，先泚卒。

泚孫 蘲

鏡子蘲，早聰慧，位尚書殿中郎，嘗從武帝幸京口，登北顧樓賦詩。蘲受詔便就，上以示泚曰：「蘲定是才子，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蘲。」因賜絹二十疋。後泚每和禦詩，上輒手詔戲泚曰：「得無貽厥之力乎？」又賜泚連珠曰：「硯磨墨以騰文，筆飛毫以書

信，如飛蛾之赴火，豈焚身之可吝。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於少蠆。」其見知賞如此。後除丹陽尹丞。太清亂，赴江陵卒。溉弟洽。

溉弟 洽

洽字茂沿，清警有才學。父坦以洽無外家，乃求娶于羊玄保以為外氏。洽年十八，為徐州迎西曹行事。謝朓文章盛于一時，見洽深相賞好，每稱其兼資文武。朓後為吏部，欲薦之，洽睹時方亂，深相拒絕，遂築室岩阿，幽居積歲，時人號曰居士。任昉與洽兄沼、溉並善，嘗訪洽于田舍，歎曰：「此子日下無雙。」遂申拜親之禮。

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：「到洽何如沆溉？」遲曰：「正情過於沆，文章不減溉；加以清言，殆將難及。」即召為太子舍人。禦幸華光殿，詔洽及沆、蕭琛、任昉侍宴，賦二十韻詩，以洽辭為工，賜絹二十疋。上謂昉曰：「諸到可謂才子。」

昉曰：「臣常竊議，宋得其武，梁得其文。」遷司徒主簿，直待詔省，敕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。遷尚書殿中郎。後為太子中舍人，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。俄為侍讀，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，洽充其選。遷國子博士，奉敕撰太學碑。累遷尚書吏部郎，請托不行。徙左丞，準繩不避貴戚。時帝欲親戎，軍國禮容多自洽出。

尋遷御史中丞，號為勁直。少與劉孝綽善，下車便以名教隱穢，首彈之。孝綽托與諸弟書，實欲聞之湘東王。公事左降，猶居職。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，洽兄溉為左戶尚書，洽引服親不應有礙，刺省詳決。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，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。出為尋陽太守。卒，贈侍中，諡理子。洽美容質，善言吐，弱年聽伏曼容講，未嘗傍膝，伏深歎之。文集行於世。子仲舉。

洽子 仲舉

仲舉字德言，無他藝業，而立身耿正。仕梁為長城令，政號廉平。陳文帝居鄉里，嘗詣仲舉，時天陰雨，仲舉獨坐齋內，聞城外有蕭鼓聲，俄而文帝至，仲舉異之，乃深自結。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，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內，由是祗事益恭。及侯景平，文帝為吳興太守，以仲舉為郡丞，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。文帝嗣位，授侍中，參掌選事。天嘉元年，守都官尚書，封寶安縣侯。三年，遷尚書左僕射、丹陽尹，參掌如故。改封建昌縣侯。

仲舉既無學術，朝章非其所長，選舉引用，皆出自袁樞。性疏簡，不幹時務，與朝士無所親狎，但聚財酣飲而已。文帝積年寢疾，不親萬機，尚書中書事，皆使仲舉斷決。天康元年，遷侍中、尚書僕射。文帝疾甚，入侍醫藥。及帝崩，宣帝受遺詔為尚書令入輔，仲舉與左丞王暹、中書舍人劉師知、殷不佞，以朝望有歸，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，事發，師知下獄賜死，暹、不佞並付推，乃以仲舉為貞毅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

初，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，官至中書侍郎，出為宣城太守，文帝配以士馬。是年，遷南康內史，以國哀未之任。仲舉既廢居私宅，與鬱皆不自安。時韓子高在都，人馬素盛，鬱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。子高軍主告其事，宣帝收子高、仲舉及郁，並於獄賜死。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。

垣護之

垣護之字彥宗，略陽桓道人也。族姓豪強，石季龍時，自略陽徙鄴。祖敞仕苻氏，為長樂國郎中令。伯父遵、父苗仕慕容超，並見委任。遵為尚書，苗為京兆太守。宋武帝圍廣固，遵、苗踰城歸降，並以為太尉行參軍。元嘉中，遵為員外散騎常侍，苗屯騎校尉，仍家下邳。

護之少倜儻，不拘小節，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。元嘉初為殿中將軍，隨到彥之北侵魏。彥之將回師，護之書諫，彥之不納，散敗而歸。文帝聞而善之。累遷鍾離太守，隨王玄謨入河。玄謨攻滑台，護之百舸為前鋒，進據石濟。及魏救將至，馳書勸玄謨急攻之，不見從。玄謨敗退，不暇報護之，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，連以鐵鎖三重，斷河以絕護之還路。河水迅急，護之中流而下，每至鐵鎖，以長柯斧斷之，魏人不能禁。唯失一舸，余舸並全。留戍虖溝城。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，戍淮陰，領濟北太守。

三十年，文帝崩，還屯曆下。孝武入討，率所領馳赴，帝以為冀州刺史。及南郡王義宣反，兗州刺史徐遺寶，護之妻弟也，與護之書，勸使同逆。護之馳使以聞，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。義宣率大眾至梁山，與王玄謨相持，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、柳叔仁、鄭琨等出鎮新亭，玄謨求救，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。護之水軍先發，大破賊將龐法起，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，會朱修之已平江陵，至尋陽而還。遷徐州刺史，封益陽縣侯。後拜青、冀二州刺史，鎮曆城。

大明三年，徵為右衛將軍還，于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，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。事平，轉臨淮太守，徙豫州刺史。護之所蒞，多聚斂賄貨，七年，坐下獄免官。明年，起為太中大夫，未拜，以憤卒。諡壯侯。

從子 崇祖

崇祖字敬遠，一字僧寶，護之弟子也。父詢之，驍敢有氣力。元凶弒逆，副輔國將軍張柬。時張超之手行大逆，亦領軍隸柬，詢之規殺之，慮柬不同，柬宿有此志，又未測詢之同否，互相觀察。會超之來論事，柬色動，詢之覺之，即共定謀，遣召超之。超之疑之不至，改宿他所，詢之不知，徑往斫之，殺其僕於床，因與柬南奔。時孝武已即位，以為積射將軍。梁山之役，力戰中流矢卒，贈冀州刺史。

崇祖年十四，有幹略，伯父護之謂門宗曰：「此兒必大吾門。」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。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，求淮北立功，明帝以為北琅邪、蘭陵二郡太守，封下邳子。

及齊高帝鎮淮陰，崇祖時戍朐山，既受都督，祗奉甚至，帝以其武勇，善待之，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：「此真吾君也「，遂密佈誠節。高帝威名已著，宋明帝尤所忌疾，徵為黃門郎，規害高帝，崇祖建策以免，由是甚見親，參豫密謀。元徽末，高帝懼禍，令崇祖入魏。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肅，勒數百人將入魏界，更聽後旨，會蒼梧廢，召崇祖還都。及齊高帝新踐阼，恐魏致討，以送劉昶為辭。以為軍沖必在壽春，非崇祖莫可為捍，徙為豫州刺史、監豫、司二州諸軍事，封望蔡侯。

建元二年，魏遣劉昶攻壽春，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，堰北起小城，使數千人守之。謂長史封延伯曰：「虜必悉力攻小城，若破此堰，放水一激，急逾三峽，自然沈溺，豈非小勞而大利邪？」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，分軍東路，肉薄攻小城，崇祖著白紗帽，肩輿上城，手自轉式，日晡時，決小史埭，水勢奔下，魏攻城之眾，溺死千數，大眾退走。初，崇祖于淮陰見高帝，便自比韓、白，唯上獨許之。及破魏軍啟至，上謂朝臣曰：「崇祖恒自擬韓、白，今真其人也。」進為都督。崇祖聞陳顯達、李安人皆增給軍儀，乃啟求鼓吹橫吹。上敕曰：「韓、白何可不與眾異。」給鼓吹一部。

崇祖慮魏復攻淮北，啟徙下蔡戍於淮東。其冬，魏果欲攻下蔡，及聞內徙，乃揚聲平除故城。眾疑魏當於故城立戍，崇祖曰：「下蔡去鎮咫尺，魏豈敢置戍，實是欲除此城，正恐奔走，殺之不盡耳。」魏果夷掘下蔡城，崇祖大破之。

武帝即位，為五兵尚書，領驍騎將軍。初，豫章王有盛寵，武帝在東宮，崇祖不自附。及破魏軍，詔使還朝，與共密議，武帝疑之，曲加禮待。酒後謂曰：「世間流言，我已豁懷抱，自今已後，富貴見付也。」崇祖拜謝。及去後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，受旨夜發，不得辭東宮，武帝以為不盡誠心，銜之。永明元年，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，誅之。故人無敢至者，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，時人以比欒布。恭叔譙國人，崇祖為豫州，聞其才義，辟為主簿，兼掌書翰。高帝即位，方鎮皆有賀表，王儉見崇祖啟，咨嗟良久，曰：「此恭叔辭也。」時宋氏封爵，隨運遷改，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，劉勉殞身王事，不宜見廢，上表論之，甚有義理。事雖不從，優詔見答。後為竟陵令，惠化大行。木連理，上有光如燭，咸以善政所致。

從子 榮祖

榮祖字華先，崇祖從父兄也。父諒之，宋北中郎府參軍。榮祖少學騎射，或曰：「何不學書？」榮祖曰：「曹操、曹丕，上馬橫槊，下馬談論，此可不負飲食矣。君輩無自全之伎，何異犬羊乎。」

宋孝建中，為後軍參軍。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，孝武以事徙之嶺南，護之不食而死。帝疾篤，又使殺襲祖。臨死與榮祖書曰：「弟嘗勸我危行言遜，今果敗矣。」

明帝初即位，四方反，除榮祖冗從僕射，遣還徐州，說刺史薛安都曰：「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？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，如下官所見，非計中也。」安都曰：「今京都無百里地，莫論攻圍取勝，自可相拍手笑殺；且我不欲負孝武。」榮祖曰：「孝武之行，足致餘殃，今雖天下雷同，正是速死，無能為也。」安都曰：「不知諸人云何，我不畏此，大蹄馬在近，急便作計。」榮祖被拘不得還，因為安都將領。安都引魏軍入彭城，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。齊高帝在淮陰，榮祖歸附，高帝保持之。及宋明帝崩，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，除東海太守。彥回謂曰：「蕭公稱卿幹略，故以郡相處。」

榮祖善彈，登西樓，見翔鵠雲中，謂左右當生取之。於是彈其兩翅，毛脫盡，墜地無傷，養毛生後飛去，其妙如此。

元徽末，蒼梧凶狂，恒欲危害高帝。帝欲奔廣陵起事，荀伯玉等皆贊成之。榮祖諫曰：

「領府去台百步，公走人豈不知。若單騎輕行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，公欲何之？公今動足下床，恐便有叩台門者，公事去矣。」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，欲害帝，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，以鐵為書鎮如意，甚壯大，以備不虞，欲以代杖。蒼梧至府，而曰：「且申今夕，須至一處作適，還當取奴。」尋遇殺。齊高帝謂榮祖曰：「不用卿言，幾無所成。」豫佐命勳，封將樂縣子。

永明二年，為尋陽相、南新蔡太守。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，使鄉人載度江北，案驗無實，見原。後拜兗州刺史。初，巴東王子響事，方鎮皆啟稱子響為逆，榮祖曰：「此非所宜言，政應雲劉寅等孤負恩獎，逼迫巴東，使至於此。」時諸啟皆不得通，事平後，上乃省視，以榮祖為知言。九年卒。

從弟 曆生

從弟曆生，亦為驍將，位太子右率。性苛暴，與始安王遙光同反，伏誅。

榮祖從父 閎

閎字叔通，榮祖從父也。父遵，位員外常侍。閎為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。孝武帝即位，以為交州刺史。時交土全實，閎罷州還，資財鉅萬。孝武末年貪欲，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，必限使獻奉，又以蒲戲取之，要令罄盡乃止。閎還至南州，而孝武晏駕，擁南資為富人。明帝初，以為司州刺史。北破薛道摽，封樂鄉縣男。出為益州刺史。蜀還之貨，亦數千金，先送獻物，傾西資之半，明帝猶嫌其少。及閎至都，詣廷尉自簿，先詔獄官留閎，於是悉送資財，然後被遣。凡蠻夷不受鞭罰，輸財贖罪，謂之賧，時人謂閎被賧刺史。曆度支尚書，衛尉。

齊高帝輔政，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閎女，閎辭以「齊大非偶」，帝雖嘉其退讓，帶而心不能歡，即以晃婚王倫女。謂豫章王嶷曰：「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，重其夷澹，事雖不遂，心常依然。」白象，晃小字也。及高帝即位，以有誠心，封爵如故。卒于金紫光祿大夫，謚曰定。子愔伯襲爵。

愔伯少負氣豪俠，妙解射雉，尤為武帝所重，以為直合將軍。與王文和俱任，頗以地勢陵之。後出為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時文和為益州刺史，曰：「每憶昔日俱在合下，卿時視我，如我今日見卿。」因誣其罪，馳信啟之，又輒遣蕭寅代愔伯為郡。愔伯亦別遣

啟台，閉門待報，寅以兵圍之。齊明帝輔政，知其無罪，不欲乖文和，乃敕愔伯解郡。還為寅軍所躡，束手受害。閎弟子曇深，以行義稱。為臨城縣，罷歸，得錢十萬，以買宅奉兄，退無私蓄。先是劉楷為交州，謂王儉曰：「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。」儉良久曰：「得之矣。昔垣閎為交州，閎弟閱又為九真郡，皆著信南中。羽林監曇深者，閱之子也。雅有學行，當令同行。」及隨楷，未至交州而卒，楷惆悵良久。曇深妻鄭氏，字獻英，滎陽人，時年二十，子文凝始生，仍隨楷到鎮。晝夜紡織，傍無親援，年既盛美，甚有容德，自厲冰霜，無敢望其門者。居一年，私裝了，乃告楷求還。楷大驚曰：「去鄉萬里，固非孀婦所濟」，遂不許。鄭又曰：「垣氏羈魂不反，而其孤藐幼，妾若一同灰壤，則何面目以見先姑。」因大悲泣。楷愴然許之，厚為之送，於是間關危險，遂得至鄉。葬畢，乃曰：「可以下見先姑矣。」時文凝年甫四歲，親教經禮，訓以義方，州裏稱美。

又有吳興丘景賓，字彥先，亦以節義聞。父康祖，無錫令，亡後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，景賓悉讓與兄鎮之。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，亦不肯受。太守孔山士歎曰：「聞柳下惠之風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復見之矣。」終於奉朝請。

張興世

張興世字文德，竟陵人也。本單名世，宋明帝益為興世。少家貧，白衣隨王玄謨代蠻。後隨孝武鎮尋陽，補南中郎參軍督護，從入討元凶。及南郡王義宣反，又隨玄謨出梁山，有戰功。

明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進興世龍驤將軍，領水軍拒南賊。時台軍據赭圻，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。是役也，皆先戰授位，檄板不供，由是有黃紙劄。南賊屯在鵲尾，既相持久不決，興世建議曰：「賊據上流，兵張地勝，今以奇兵潛出其上，使其首尾周惶，進退疑沮，糧運艱礙，乃制勝之奇。」沈攸之、吳喜並贊其計，分戰士七千配之。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，旋復回還，一二日中輒復如此，使賊不為之防。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，笑之曰：「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，興世何人欲據我上。」興世謂攸之等曰：「上流唯有錢溪可據。」乃往據之。及劉胡來攻，將士欲迎擊之，興世曰：「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。夫驟既力盡，盛亦易衰，此曹劌所以破齊也。將士不得妄動。」賊來轉近，興世乃命壽寂之、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。袁顗慍曰：「賊據人肝藏裏，云何得活。」是月朔，赭圻軍士伐木為柵，于青山遇一童子曰：「賊下旬當平，無為自苦。」忽不見。至是果敗。興世又遏其糧道，賊眾漸饑，劉胡棄軍走，袁顗仍亦奔散，興世遂與吳喜共

平江陵。遷右軍將軍，封作唐縣侯。曆雍州刺史，左衛將軍。以疾，徙光祿大夫，尋卒。興世居臨沔水，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，先無洲嶼，興世初生，當其門前水中，一旦忽生洲，年年漸大。及興世為方伯，而洲上遂十餘頃。

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，興世欲將往襄陽，愛鄉里不肯去。嘗謂興世曰：「我雖田舍老公，樂聞鼓角，汝可送一部，行田時欲吹之。」興世素恭謹畏法，譬之曰：「此是天子鼓角，非田舍公所吹。」興世欲拜墓，仲子謂曰：「汝衛從太多，先人必當驚怖。」興世減撤而行。子欣泰。

子 欣泰

欣泰字義亨，不以武業自居，好隸書，讀子史。年十餘，詣吏部尚書褚彥回，彥回問：「張郎弓馬多少？」答曰：「性怯畏馬，無力牽弓。」彥回甚異之。曆諸王府佐。

宋元徽中，興世在家，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，蒼梧王自領人劫之，一夜垂盡，興世憂懼病卒。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，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。齊建元初，為尚書都官郎。武帝與欣泰早款遇，及即位，以為直合將軍。後為武陵內史，坐贓私殺人被糾，見原。還復為直合、步兵校尉，領羽林監。

欣泰通涉雅俗，交結多是名素，下直輒著鹿皮冠，衲衣錫杖，挾素琴。有以啟武帝，帝曰：「將家兒，何敢作此舉止。」後從駕出新林，敕欣泰廉察，欣泰停仗，于松樹下飲酒賦詩。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，帝大怒，遣出。數日意釋，召謂曰：「卿不樂武職，當處卿清貴。」除正員郎。出為鎮軍中兵參軍、南平內史。

巴東王子響殺僚佐，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，使欣泰為副。欣泰謂諧之曰：「今太歲在西南，逆歲行軍，兵家深忌，若且頓軍夏口，宣示禍福，可不戰而禽也。」諧之不從，進江津，尹略等見殺。事平，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，改領河東內史。子隆深相愛重，數與談宴，意遇與謝朓相次。典簽密啟之，武帝怒，召還都。屏居家巷，置宅南岡下，面接松山，欣泰負弩射雉，恣情閑放，聲伎雜藝，頗多開解。明帝即位，為領軍長史，遷諮議參軍。上書陳便宜二十條，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，帝並優詔報答。

建武二年，魏圍鍾離，欣泰為軍主，隨崔慧景救援。及魏軍退，而邵陽洲上余兵萬人，求輸馬五百匹假道，慧景欲斷路攻之。欣泰說慧景曰：「歸師勿遏，古人畏之，死地兵

不可輕也。」慧景乃聽過。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，還啟明帝曰：「邵陽洲有死賊萬人，慧景、欣泰放而不取」。帝以此皆不加賞。四年，出為永陽太守。永元初，還都。崔慧景圍城，欣泰入城守備。事甯，除廬陵王安東司馬。梁武帝起兵，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。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、前南譙太守王靈秀、直合將軍鴻選、含德主帥苟勵、直後劉靈運等，並同契會。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，茹法珍、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、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。

欣泰等使人懷刀，於坐斫元嗣，碩墜果柈中。又斫明泰，破其腹。蟲兒傷數創，手指皆墜。居士踰牆得出，茹法珍亦散走還台。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，率文武數百，唱警蹕，至杜姥宅。欣泰初聞事發，馳馬入宮，冀法珍等在外，城內處分，必盡見委，因行廢立。既而法珍得返，處分關門上仗，不配欣泰兵，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，城外眾尋散。少日事覺，欣泰、胡松等皆伏誅。

欣泰少時，有人相其當得三公，而年裁三十。後屋瓦墜傷額，又問相者，云：「無復公相，年壽更增，亦可得方伯耳。」死時年三十六。

論

論曰：王仲德受任二世，能以功名始終。入關之役，檀、王咸出其下。元嘉北討，則受督於人，有藺生之志，而無關公之憤，長者哉。道豫雖地居豐、沛，榮非恩假，時曆四代，人焉不絕，文武之道，不墜斯門，殆為優矣。垣氏宋、齊之際，世著武節，崇祖陳力疆埸，以韓、白自許，竟而杜郵之酷，可為痛哉。興世鵲浦之奇，遠有深致，其垂組建旆，豈徒然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